

董 錫 總 校 官 借 邦 在 泰 信 官

學 士 王 大 任

分 校 官 編 修 日 錄 院

書 寫 儒 士 日 錄 院

國 籍 監 主 日 錄 院

董 子 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末

賁 賁卦四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程子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審此於上

九剛陽之質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設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遠且高者國園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遠者丘園謂在外而遠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復賁於外比之賁賁於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或賁之功終獲其吉也爻受藉裁紛裂之狀帛束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剪紛裂戔戔然束帛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裁制而成用也其賁於人與家同而蒙不言吝者蓋重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重而賁賁於人為可吝耳然手其功終為吉也束于本義六五柔中為重之主教本尚賁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而

故有來帛變之象。來帛。薄物。變。我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權
者寧儉。故得終吉。來于諸頭。貴于丘園。是簡務貴底。來帛變。是貴得不
甚大。所以說各兩句。是兩意。問。貴六五。貴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
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貴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新新到極處。若
一向貴師去。亦是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貴。莫是反朴還淳之義。
曰。貴取貴師之義。他今却來貴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貴之時。若是鄰吝。然
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問。貴于丘園。來帛變。各終吉。
曰。當貴師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揜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
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曰。貴无咎。曰。貴師之事。太
盛。則有吝。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曰。貴。勢尚然也。問。先生曰。貴于丘
園。來帛變。是簡務農尚儉。變。是狹小不足之意。以義考之。從水則為
淺。從土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來帛變。六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
儉。便似吝。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貴卦有反本之義。到
上九。便曰。貴。和來帛之類。都沒了。問。貴于丘園。來帛變。曰。此兩句
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貴于丘園。安
定作敦本說。答曰。某之意。正要如此說。或以變為盛多之貌。先生曰。非

也。變者淺小之義。凡淺字變字皆從變字。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人傑。按周漢沈問錄同。賁于丘園者是務農尚本之義。學象。問伊川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止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未帛變他解作裁翦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未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說又近。但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未帛變作裁翦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政相遠也。學象。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未帛解作剪裁然无此理。且如今將未帛示人決不惡量從剪裁上去。義則趙與迪易道說朱子語錄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質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未帛變之象。變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禮者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未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變爻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爻則為淺。從人從爻則為儉。從具從爻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入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

稍簡又問曰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使自優游自得也錄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變賁至上九曰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重錄錄王弼註處得尊位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威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變賁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陸德明音義賁于黃本賁作世束帛于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爻在干反焉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文音殿黃云限積貌一云顯見親于夏傳作幾幾北韻達正義賁于丘園者丘園是賁素之處六五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賁素之處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變多也吝終吉者初時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也注處得尊位至乃得終吉也為飾之主飾之盛者若宮室與服之屬五為飾主若施設華飾在於與服宮館之物則大道損害也施飾丘園威莫大焉者丘謂丘壚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賁素之處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簡素與丘園相似威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者束帛財物也舉束帛言之則

金銀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貢飾於此，束帛珍寶則賈棄之道，乃墮落故云。丘園乃落也。貢于丘園，帛乃交受者，設飾在於丘園，賈棄之所，則不廉賈。財物束帛乃交受衆多也。諸儒以爲若貢飾束帛不用聘士，則丘園之士乃落也。若貢飾丘園之士與之，故束帛乃交受也。諸家注見多爲此解。但今案輔嗣之注，全無聘賢之意，且又之與衆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各馬乃得終吉。此則普論爲國之道，不高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所以漢聘隱士或乃用羔鴈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而云儉約之事？今觀註意，故爲此解耳。要義註以儉約釋貢于丘園，无聘賢意。漢聘士用羔鴈，見前五則注。北頭連上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良爲山五牛山，故稱丘。木果曰：園故貢于丘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良斷巽，故受失位无應，故各變而得正，故終吉矣。郡架易變體義，此貢之家人也。而又辭云爾者，夫賢者隱于丘園也。家居而未立朝，家食而未受祿，人君或不敢召也。將欲起之於其家而恭欽不可以无賈，必以幣先焉。而將其意所謂賢者亦未嘗拜賜於庭也。受之於其家而已。湯之於伊尹，聘諸咎之中。魯君之於顏闔，使者亦至其家焉。而曰此闔之家也。

去就雖殊。而貢于丘園。變體為家人之義。則一矣。若乃求帛。變。亦克儉。于家之道。夫儉于家可也。用儉以聘賢者。則猶出納之吝矣。然君子唯不可虛拘。苟有恭飲之實。則不以厚薄為之去就。故終能得賢而有慶賀之吉。若齊國之眾。三賀於其君是已。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雖無此罔幣聘於賢者。而欲起之於其家。且求帛。變。有克儉于家之義。故為貢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六五貢上聘于隱者。上九貢五求受聘命。頃安世玩辭六五艮中爻也。艮工爻為山。故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求帛之所由出也。變。變者委積之貌。自貢之時言之。不貢其宮室。而用力於丘園之中。植桑柘。積絲帛。可謂各矣。要其終則求帛委積。而百禮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賓客婚姻之義。皆由之。成貢孰盛於是。故雖吝而終吉也。各屬艮。終吉。屬離。艮與離合。故有喜。凡諸卦言有喜有慶者。皆取陰陽相合之義。祭節。漸。到。解。六五貢于丘園。求帛。變。變。丘園。國外之地。求帛。三。玄。三。纁。象陰陽為求也。變。變。文。從。二。爻。蓋相次不一之義。言禮文被乎國外。聘賢之多也。各終吉。各又柔也。終吉。位正也。求賢專以求帛為事。不求者豈能盡至哉。故亦可吝。然得位重禮亦賢者之所喜。求。故終吉。為。轉。註六五貢于丘園。求帛。變。變。致飾於幽隱。而以物將之之象。丘園。隱逸者之所

居求帛聘幣受委積貌虞辭云禮之多也在十反或聲殘或作或殘者
非各終吉占趙汝樸輯開六五貢于丘園求帛受委各終吉丘園隱者
所居詩樂彼之園上九卦外之象六五之柔當下貢於二而二亦柔乃舍
二而貢上故曰貢于丘園求帛禮之文也詩幣帛以將其厚意五匹為束
不用玄紳者貢賁賁素也受委成多貌二五君臣之止位好爵所當與
靡今不以貢在位之賢而貢于丘園之士可謂各失人文明威之時隱約
窮居者易於厭弄五能移以貢之庶幾立懦廉貪返華為樸以化天下始
雖各終則吉也姑汾通史証類指龜處賁之時陰居尊位謙退儉約不為
華飾于田園廣其柔麻也故得求帛受委之多道雖各而終吉方之古人
如七月之詩稱大王居邠之德惟農是務教民稼穡宜其王也陳不請易
編艮為山六五居體之中山之半為丘又艮為果藏立園之象五柔中復
尊位能貢于丘園之賢者所飾遠矣遠且不遺况通者乎貢于丘園乃所
以貢飾天下非特貢飾下士而已求帛受委聘幣之禮求帛三玄二纁也
受委淺小之意謂儉而用禮也如此亦可羞名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
漸至貢之上有反本之義六五坤體為各畜故曰各終吉陳晉解六五貢
于丘園求帛受委丘上象園三四象晉進己之地也求帛陰柔象本義六

五柔中勢不尚實政有丘園之象陰性吝嗇故有求中爻之象求中薄
 物爻爻茂小之意卦辭小字已有此意吝不廣也終吉本實丁易求
 象義艮為山為果誠丘園之象謂上九也爻爻委積親民又為宮室當貢
 之時以柔居剛不貢于宮室而貢于丘園求中爻爻蓋不事牛米畝之求
 而以蠶桑之事為先也務本而不事其末似乎吝矣要其終而求中爻積
 百禮可行是謂終吉亦可喜也以象變言之自泰未上又本坤變又為
 坤坤為帛艮手求之求帛也坤為吝嗇又為有終故各終吉或以互震為
 玄黃匪厥玄黃幣帛也故以求帛言亦通此文言貢于丘園而終致求
 帛之積始各而終吉也黃氏曰抄古說以為聘賢周於卦外立說程傳以
 丘園為上九以求中爻爻為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
 農尚儉按龜山忌微有此意邵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天澄纂言六
 五六居第五畫為貢之家人貢于丘園象也六五柔中艮體有德之賢
 止而不仕者也艮之中畫山之平也為丘園丘之有草木者互震艮也體
 艮木也丘園闢者隱處之地上九一剛為二柔之君貢二柔者也六四隔
 遠不受其實所貢者六五而已以上九貢六五為上之人體聘賢者思先
 下達貢于丘園之象求中爻爻象也五兩為求坤為帛而坤之上畫連

求之於外之象爻變委積貌多也賢者隱處而受聘幣之禮其光顯榮耀
被于丘園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湯以幣聘之也 吝占也柔雖得中
而不當位故吝 終吉占也受君賜之榮故終吉 吳澄纂言外巽丘 貢
五貢于丘園 順二拂經于丘順 渙四渙有丘 丘之高得山之半故
艮之中畫為丘貢六五渙六四皆艮之中畫順六五艮中畫也二與五之
位相應拂者上摩之義六二仰拂以求養於上九必經過六五之丘故曰
拂經于丘順經如陶淵明所云崎嶇而經丘之經 帛 貢五束帛爻變
坤為帛坤之上畫連束之於外也俞琰果說六五貢于丘園束帛爻變
否終吉貢于丘園謂敦本務實矯天下之文而歸之質也帛以十端為束
爻音歲爻變歲小不足貌六五柔順得中亦非儉不中禮者但聘賢而為
禮歲小是乃吝吝也然禮奢卑儉而以此化成天下故亦終吉胡一桂附
錄愚按于夏傳云束帛五足為束三玄二縹象陰陽也明炳又通諸家多
言貢于丘園之賢本義謂不貢于市朝而貢于丘園敦本也束帛爻變尚
實也陰性吝吝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
也聖人謂貢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
為吉又於上見貢極及本之為无咎也蓋其所會通項氏曰艮上又為山

故中爰為丘園。丘園者，求卑之所由出。孔子曰：諸儒以為育師，丘園之士，且文象元待士之文，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米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雙湖先生曰：坤為卑，三陰坤體五艮為手，九三一陽間之，有艮手求卑之象，儉復謙，本說育于丘園，與困于酒食語意正相似。酒食非困人之具，丘園豈多文之地？文從而貴，反此類也。書有之：求卑，禮幣及矣，安積說言廢而不用，梁寅參義六五，當節之時，居至尊之位，宜微集丘園之賢，以共成文明之治者也。然陰性吝，尚其賁師於丘園之賢者，止於求卑之象，變而已，求卑薄物也。爰變淺小之意，也將招致賢才，而物薄如是，可羞吝矣。然賢人者，不以幣帛為悅，而以恭敬為悅也。如六五之虛中待賢，則幣帛雖微，而賢者亦進矣。此其所以終吉歟？蓋文虎經義：育于丘園，求卑變爰。賢者之德著於下，跛人君之禮隆於上，夫高尚之士，人君所當尊尚者也。使其清規遠德，輝映於原野之間，而繁文縟典，屯膏於朝廷之上，果何以風厲天下哉？育之君子，隱居以求志，王侯之不事高蹈，一世敬悅，物表丘園之賁，先非起運之德也。是豈不足加尚哉？下有進才，則上有殊禮，即爰變之求卑，而寓其渠渠之厚意焉。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於天下矣。賁之九五。

曰貴于丘園未帛是也以此蓋音論廣禽立憐固繫於賢者之節操而激
昂奮勵尤關於人主之體貌寬閒之野寂寞之濱獨寐寤歌牢關固距視
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世未嘗說先之然而湯之聘幣不加則
羊野之夫人不以為貴文之箱篋不期則消瀆之老人亦不知其為高也
嗟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建者志於尊榮而肆為驕
矜之習顧視岩居穴處之士莫不頓感喟喊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而福
不援習為貧賤之所推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豈天下
皆奔競之士而曾无恬退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蒲
輪束帛不加於守道素隱之賢何以激天下之高風而厲天下之清節哉
且夫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在淵碩人之寃蓋真賢寔能竊伏海濱利
祿之念輕而特養之心重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荒塵滯處一掃而空超遠
高遠一世莫及幽閑草野之人皆飽閒而厭道之其清輝之曜耀高義之
發揚丘園頃為之增光而草木亦為之改觀矣作而興之使天下聞風而
慕其德顧不在上之人歟一介行李聊命丘園早解重幣以隆其禮未帛
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增璆璫目隆寵榮先感激其心以義請而強委
重焉予以旌其逸德而表其表履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卑有不為之

興起者哉。嗟夫衣敝緇袍。華於佩玉玄衮赤舄。奔猶敝屣。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礪世磨鈍之具。非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加哉。古之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後之君子貪榮慕祿。患得患失。履富貴而蹈危機。有所不恤也。居中奪奪競之中。而見超逸清高之舉。崇尚獎厲。庸敢後乎。帶帛置箱。庸敢吝乎。雖然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山之巔水之涯。忽遇若而人焉。則林麓未必非絕繁之網。澗溪未必非忘澌之聲也。否則逃名者所以求名。无譽者所以干譽。萬世之下。猶有公論。固毋庸欺世而盜名也。是必有責于丘園之君子。而後可湯望之經義。束帛交。惟其有高尚之賢。故必隆其尊尚之禮。禮非文則不行也。使其清規遠德之士。而不能以繁文縟典之幣而來之。彼終於歸潔其身而已矣。責之君子高蹈一世。傲視物表。利祿之念輕。持養之心重。吾將何以拔其在野而列之在朝者乎。今也即受受之束帛。而寓其渠渠之厚意。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見於天下矣。責之六五有曰。云云。夫衣敝緇袍。華於佩玉玄衮。赤舄奔猶。敝屣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礪世磨鈍之具。舍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加哉。古之君子委身於

寬閑之野肆志於寂寞之濱視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復之君子
貪榮慕祿志得志失復富貴而蹈危機有所不恤也居窮競之中而見恬
退之士崇高獎厲庸軟復乎帶帛箱篚庸軟否乎有人於此隱居以求志
王侯之不事焉塵滯慮一掃而空超逸高遠一世莫及清輝煌耀表而出
之高義發揚作而興之其機顧不在上之人歟俾其一介行李衝命丘園
卑辭重幣以隆其禮束帛如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堆璣溢目隆寵榮光
感激其心以義誼而強委重焉嗟夫湯之聘幣不加則莘野之耕夫人不
以爲貴文之箱篚不期則渭濱之老人不以爲高復世之士進則輕就人
之爵祿退則不能自甘於窮寂之歸連者尊榮實者權抑豈天下皆爭奪
奔競之習而曾无超逸清高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
猶輸束帛不如於守道素隱之賢果何以風厲天下者乎雖然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彼其特立獨行是非不顧忠肝義膽終古不磨不遇以一
時之辱而易萬世之榮又奚必憂矣束帛而復焉

象曰六五之吉

有喜也

程子傳能從人以成貴之功享其吉是有喜也卜子夏傳
六五貴于丘園正有喜也不在於彰貴之雋也柔以居陽獨

保倫德不因剛以為飾守中黃以為育化之首也故貢丘園之倫焉納焉
用約故爰爰其來帛也過倫不飾雖可惜也致理於文終獲其志故吉
有者喜也王弼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喜如字徐許意反无妄大畜
卦做此重意大畜豐六五之吉有慶也餘見噬嗑陸德明音義見前王
弼註李鼎祚集解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貢飾丘陵以
為國國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貢
于丘園來帛爰爰君臣失正故各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虞氏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來帛爰爰委積之貌 悛
六五離又離為中女于為慈然來帛之象張橫渠說六五貢于丘園上有
喜也陰陽相固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固可恃而致留
雖為悔各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 悛一作區蘇軾傳丘園者僻
陋无入之地也五无應於下而上九之所貢也故曰貢于丘園而上九亦
无應者也夫兩窮而无歸則薄禮可以相縻而長久也是以雖各而有終
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則各而吉可也爰爰小也揚龜山經說先生
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貢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貢于丘園則所貢
小矣來帛爰爰用禮薄矣非人君所貢天下之道也故各夫丘園已所有

也六二正應之象也。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有之得所貴矣。故終吉而有喜陳了齋說。初九之舍行乾也。六五之各用坤也。君子之文又異而天同果而已。爰用飾賁飾也。故終乃有喜。張紫巖傳為賁飾主。非得巖野賢則无以反素樸而復其治安。能免致飾之吝邪。以陰處尊位下乘坎險為吝。艮為山為丘園。丘園指上九五本坤位。坤為帛。為衆。為未帛。爰得賢而治道立。喜之大也。九五柔中得艮之止。故能屈身禮賢以成離明之治。離南方。其性喜離位乎內。為有喜。郭雍解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連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連且不遺。况通者乎。丘園尚及之。况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籍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宋帛。爰變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猶簋之意也。子夏傳云。三玄二纁。象陰陽為未帛。故以爰變為多何哉。馬氏云。爰變。委積貌。許叔重以爰從二爰。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各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林之際。未嘗不以喜樂

壽考終之。蓋六五之言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貢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
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當言野无遺賢。詩有
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貢于丘園。蓋示无
遺賢之意。為國之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貢
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邦。于陸。于陵之類。皆誠為邦野
陸陵。何獨假丘園以為質素也。况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貴之盛大
之時。言貢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貢
歸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墮落若設飾於丘園。質素之所。則束帛乃
變。變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會鄒小道。豈足以充貢之
六五之義乎。在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
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於束
帛。變衆之多。人安足以為聖人之道。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
王氏之言。害義孔氏。膠於爻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戰不復聞矣。李光
讀易詳說。六五當全盛之世。為貢之主。固可以崇臺榭。廣苑囿。之觀。六五
居中正之位。雖貢于丘園。而束帛。變衆不為侈也。故雖吝。而終獲其吉。象
言六五之吉。有喜者。各道宜有憂度。當貴之世。能以儉約自處。後必獲福。